

插图珍藏本

西方文学之旅



下

XIFANG WENXUE ZHILU

徐葆耕 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

插图珍藏本

西方文学之旅

下

徐葆耕 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章 古希腊：自由和魔影 /2

一、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 /4

欧罗巴：来自亚细亚的少女 /5 奥林波斯山上的众神与人间的英雄 /11 酒神与爱神：欲望的喜剧和悲剧 /21 阿喀琉斯：希腊民族性格的丰富性和整体性 /28 阿喀琉斯的脚后跟：对希腊精神的自我省察 /32

二、人的文学母题 /36

斯芬克司之谜：人的觉醒 /37 俄狄浦斯：人和命运 /40 美狄亚：女人和爱 /43

三、永久性魅力之谜 /47

第二章 原罪及其诱惑 /52

一、希腊诸神与希伯来苦行僧之间 /52

“神”取代“人”的社会心理背景 /53 《圣经》与希腊文化的对立和互补 /60 参孙：民族意识与个人情欲的二元对立 /64 圣·奥古斯丁：罪感的诗意和自我受虐的幸福 /67 阿伯拉：罪感与爱情的猛烈撞击 /69

二、骑士浪漫主义及其他 /70

宗教阴影下的骑士浪漫主义 /70 英雄史诗：寻找人间的上帝 /75 市井文学：狡黠第一次成为审美对象 /77

三、但丁和《神曲》：融会两希文化的伟大尝试 /78

天堂之路=人智+爱 /81 地狱：化恐惧为崇高和崇高中的软

弱/89 炼狱：通往个人完美的痛苦道路/98 《神曲》与《红楼梦》：人神互补与色空互补/104

第三章 文艺复兴：醒来的狂欢与忧郁/108

一、背景：历史的变革与道德的转型/111

二、个体觉醒的最初历程/119

近代爱情诗始祖彼特拉克及其奇喻/119 卜伽丘的优越意识和泼皮精神/126 拉伯雷的巨人意识和庞大固埃主义/130 蒙田：人类是低能的/135 塞万提斯：信仰主义的衰落/137

三、莎士比亚：人的内心是一个宇宙/146

莎士比亚和大作家们的人生三乐章/146 近代伊甸园和爱情的高峰体验/150 伊甸园的另一面：粗鄙与冷峭/164 《哈姆莱特》与哈姆莱特命题/171 李尔王及其他疯狂形象的启示/182 “莎士比亚化”：人物、情节和语言/191

四、假如没有莎士比亚/196

第四章 “观念革命”：从新古典主义到启蒙文学/200

一、莫里哀：击中伪善这条毒蛇的人是伟大的/204

新古典主义：带着锁链跳舞的文学/204 悲剧《熙德》：限制即否定/209 莫里哀和他的“弃儿意识”/211 《可笑的女才子》：向社会矫情的第一次进攻/215 《伪君子》：对多头毒蛇的有力一击/217 “伪善”的历史作用和扁平人物/219 《恨世者》：喜剧家的悲剧心理/223

二、卢梭：把被囚禁的情感解放出来/226

启蒙思想的闪电射进了文学园地 /226 狄德罗：善良与诗意的对立 /228 两部《忏悔录》：人的价值观念的历史性转折 /233 卢梭的善感性和情感的诗化 /237 卢梭：自由情感的悲剧性命运 /242

三、浮士德难题：个体的无限追求与两难处境 /245

《浮士德》在西方文化史上的地位 /245 德国文化之谜：歌德与康德 /247 浮士德：渴望获得生命最高价值的痛苦 /262 浮士德的两难境地 /274

第五章 浪漫主义运动：个体自由与世纪病（上） /278

一、向单一型文化模式的冲击 /280

浪漫运动的早产儿：《狂飙突进》 /280 英国：砍倒布瓦洛的破旗 /283 法国：浪漫派对古典派的决战 /285

二、远离尘世的神秘天地 /289

德国：霍夫曼对异化的叩询和死亡诗人诺瓦利斯 /291 自然神：英国浪漫派的三种类型 /295 法国：蛮荒之美与神秘之美 /309

三、恶魔诗派的自由批判精神 /314

拜伦：精神世界的拿破仑 /315 讽刺史诗《唐璜》：人类情感的历险 /326

第五章 浪漫主义运动：个体自由与世纪病（下） /346

四、法国的恶魔派：司汤达与梅里美 /346

乔治桑：动摇了婚姻永久性的基础 /348 司汤达：征服意识与自卑情结 /350 于连：无信仰的现代个人主义者 /355 卡门：

为了一天的自由，宁肯烧毁一座城市 /364

五、“世纪病”和波德莱尔 /368

维特：渴望与厌弃之间的斗争 /369 孤独的本体性：勒内、缪塞和阿道尔夫 /371 波德莱尔：在欲海中沉自身之船 /374

第六章 金钱时代的心灵体系 /390

一、创作主体的矛盾心态和民族风格 /393

二、鲁滨孙：金钱是怎样高奏凯歌的 /398

鲁滨孙：一种新的价值观念 /398 物化：人性发展的必然阶段 /401 维多利亚：名利场和玫瑰梦 /402 司汤达：啊，这就是美丽的法兰西 /407 在俄国：对“活尸”的艺术解剖 /410

三、英雄性格应是冷酷和机敏，最无用的是温情 /417

巴尔扎克：贪欲是历史的大力神 /417 历史以榨干情感为代价换取进步 /420 拉斯蒂涅：社会把天真青年改造成为英雄 /423 欲望燃烧我们，又毁灭我们 /427

四、金钱与爱情：关于通奸故事的模式 /428

五、对尊严失落的强反应和弱反应 /440

《简·爱》：女人的尊严与爱 /441 狄更斯、杰克·伦敦、马克·吐温，莫泊桑和陀思妥耶夫斯基 /452

六、列夫·托尔斯泰：心灵的辩证法 /462

内心系统的隐秘动因是情感 /462 情感世界是一条无序的河流 /445 内心世界是多层次的立体系统 /470

第七章 20世纪初：荒原和荒原狼 /474

一、“最后的骑士”和他的沮丧 /474

二、从两极向理性精神告别 /483

一切生命均从腐败开始：叶芝和庞德 /484 弗洛伊德：潜意识与性革命 /489 未来主义：破坏欲与恐怖感 /499

三、《荒原》：死亡的象征 /505

四、《荒原狼》：近代人的精神裂变 /516

五、语言反叛逻辑的艺术奇观 /526

象征主义：把雄辩捉来施以绞刑 /528 超现实主义：让语词在直觉下重新组合 /535 意识流：语言的线性结构和场结构 /539
语言节奏：短促和绵延的 /542

第八章 人的异化与文学的反抗 /544

一、卡夫卡：人怎样变成虫 /546

卡夫卡：内向直觉型 /546 人和命运：远古时代的主题重新奏响 /552 殉身者怎样沦落为无人理睬的戏子 /556 《变形记》：审美情感的移入与间离 /558

二、荒诞与选择 /562

《恶心》：对于荒诞的感觉描绘 /562 《局外人》：对于荒诞的写实描绘 /569 《间隔》：对于荒诞的哲理揭示 /573

三、海明威：当代的西西弗斯 /577

海明威：现代荒原上的角斗士 /578 少年时代：邪恶的发现 /583 《太阳照常升起》：生命死了，爱情还活着 /586 硬汉性格：世界不是为弱者准备的 /598

四、战后十年：用笑声和痛苦保持距离 /602

最可怕的是有思想/604 彻底垮掉而又充满信心的人们/606 荒诞剧：再没有比不幸更可笑的了/609 “悲闹剧”：一种新的艺术形式/612

五、POST: 后现代的心灵迷宫 /613

人沦为“社会网络”的操作对象/615 “新小说派”：物象的精细性和人的恍惚性/617 作为象征的海洛因和性/621 戈多：一个微茫的希望/624 索尔·贝娄：20世纪的“浮士德”/626 杜拉斯：西方女人的东方情人/629 上帝=人本主义的复归/633

结束语：走向“耶路撒冷”/636

史诗时代：阿喀琉斯的后跟及其他/638

戏剧时代：拉伯雷的自由观及其历史命运/641

散文时代：“他人就是地狱”与“自己成为自己的地狱”/645

后记/648

参考书目举例/650

XIFANG WENXUE ZHI LU

西方文学之旅 (下)



第五章 浪漫主义运动: 个体自由与世纪病(下)

四、法国的恶魔派: 司汤达与梅里美

人们常说拜伦是卢梭的后代。拜伦确实从卢梭那里继承了许多东西,但卢梭在敌人的恶意中伤面前那种近乎软弱的善良却是拜伦所不能接受的。拜伦对敌人有一种钢铁般强韧的、深入骨髓的憎恨,而这种憎恨恰好构成恶魔派的主要特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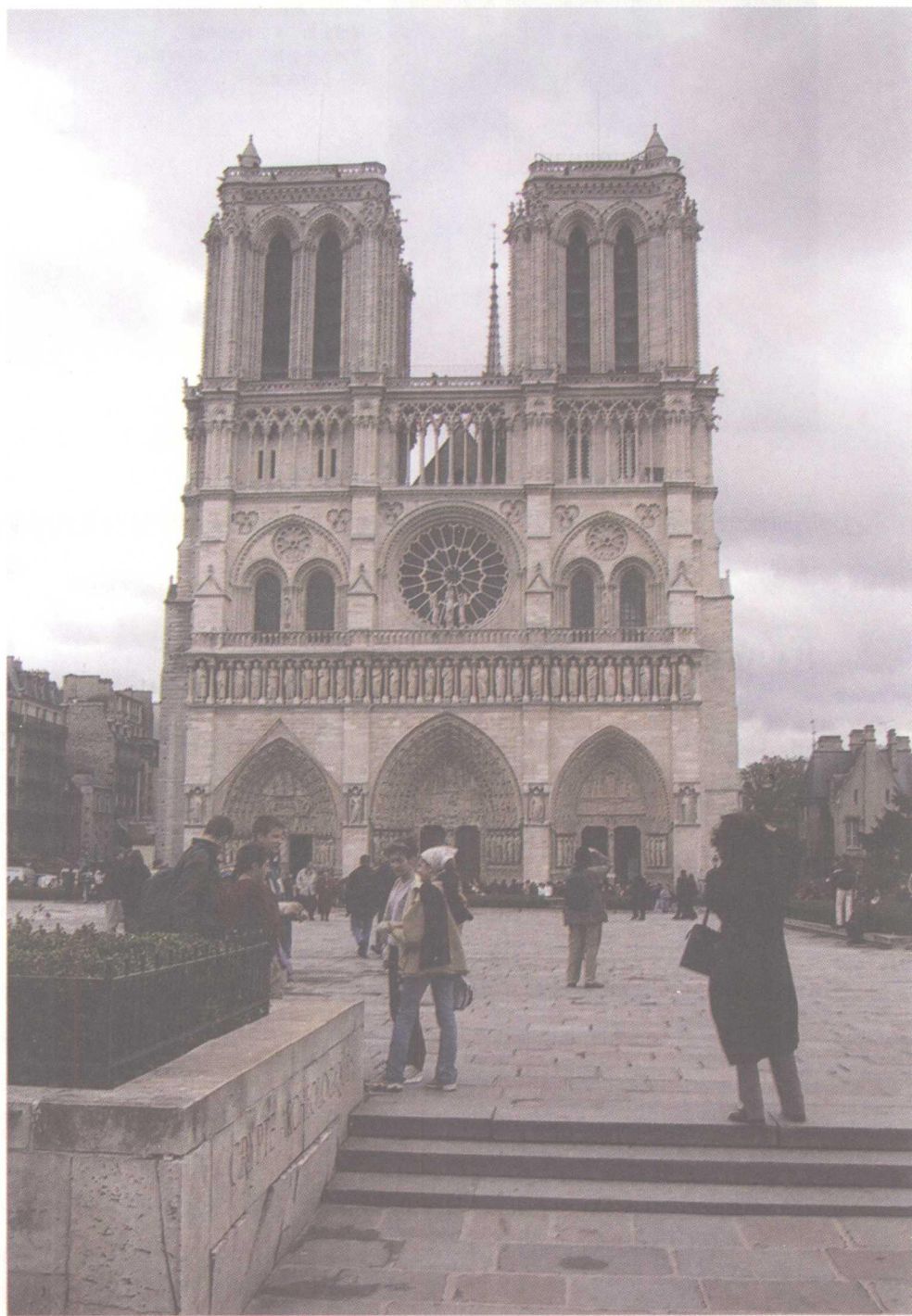
法国浪漫派的旗手雨果也曾被目为恶魔派,但他的气质更近于卢梭而不是拜伦。他的作品无论早期的《巴黎圣母院》还是晚期的《悲惨世界》、《九三年》,洋溢其间的都是广大无边的爱。照雨果的想法,这种仁慈的爱情能够消解一切仇恨和丑欲,冉·阿让就是由此而消解了“为害欲”立志为善的。这种“泛爱”较之拜伦要苍白得多。

还有一位女性作家,如果把她列入“恶魔派”实在同她的美丽不相容,



艺术家笔下的巴黎圣母院。

右页图: 伫立于巴黎街头的巴黎圣母院,并不像雨果小说里描写的那样神秘和阴森。





法国浪漫主义小说的经典《巴黎圣母院》剧照。这部小说体现了雨果提出的“美丑对照原则”。这一原则至今仍然是“好莱坞”电影征服人心的法宝之一。

然而她关于爱情与婚姻的观点及其私生活都是惊世骇俗的。这位女作家便是乔治桑（George Sand，1804～1876）。

乔治桑：动摇了婚姻永久性的基础

乔治桑的小说《安吉堡磨工》和《木工小史》等都表现了对下层人民的强烈同情和社会主义的乌托邦思想。在《贺拉斯》中，她赞美圣西门主义并且在1848年革命中为临时政府写过《致人民的信》，参加过巴黎的5月游行。但作为一个作家，她本质上是女性的。在她那飘洒的男装之下，跳动着一颗充满爱情的心。其作品的杰出之处在于对爱情的探索。这位1804年生于诺昂镇庄园的乡下姑娘，曾一度热烈地信仰过宗教，进过修女学校，但很快就转向了文学；莎士比亚、拜伦和夏多勃里昂使她心醉神迷，唤醒了她的无比丰富美丽的想像力和热烈的情感追求。她同丈夫分离后，过着独立不羁的生活，曾被当时的舆论所诟骂。然而，从她早期的作品如《安迪丽娜》、《莱莉亚》，我们却窥见一颗天真无邪、温柔可爱的灵魂。她的重要作品几乎都是写爱情与离异的。勃兰兑斯说：“她所描写的主要是一些强烈的情感，或者说惟一的情感，变化无穷的情感——爱情，她指出了这种情感的规律是如何永远和社会规律发生冲突的。虽然她毫不怀疑在我们当代里，婚姻是必要的，也是不可缺少的，但是她却动摇了婚姻永久持续

性的信仰的根基。”

乔治桑在《贺拉斯》中写道：

我相信，那种用美好的感情和思想使我们升华并赋予我们力量的爱情，才能算是一种高尚的热情；而使我们自私自利，胆小怯弱，使我们流于盲目本能的下流行为的爱情，应该算是一种邪恶的热情。因之，每一种热情究竟是合法的还是犯罪的，要看它产生的是这一种结果，还是那一种结果。官吏社会并不是人类的最高法庭，它有时会把恶行合法化，并对善良的热情施加惩罚，这是无关紧要的事。

在《雅克》中，乔治桑写下了如下的一段话：

没有人能够控制爱情；没有人会因为他爱或不再爱而有罪。促使女性堕落的是说谎；构成奸情的不是她答应她情人的时刻，而是她后来睡在她丈夫怀抱里的夜晚。

有一些男子按照东方的方式，行若无事地杀死了不忠实的妻子，因为他们把妻子看做是自己的合法财产。另一些人向自己的情敌挑战，把他杀死或者把他排挤出去，然后向他们宣称热爱着的女人要求亲吻和爱抚。她要么加以拒绝，要么就绝望地让他亲吻和爱抚。这些都是夫妻之爱中十分平常的过程。在我看来，猪猡之间的动情也没有比这样的爱情更下流，更粗野了。

（转摘自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5分册，第169页）

乔治桑的这些观点受到时尚的抨击，与她同时代的一些作家（如左拉、巴尔扎克）认为，乔治桑的小说里超越约束个人界限的持续不断的渴望，不



法国女作家乔治桑。她认为，促使女性堕落的是说谎。构成奸情的不是她答应她情人的时刻，而是她后来睡在她丈夫怀抱里的夜晚。

断表现出对于更大的知识自由和感情自由的追求，其中正潜伏着家庭和社会的危机，他们坚持对爱情作道德的约束，鞭挞所谓不道德的爱情。然而，恩格斯却说：“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

相比之下，恩格斯的话显然有利于乔治桑而不是巴尔扎克和左拉，尽管恩格斯对巴尔扎克和左拉的总评价要比对这位女性高得多。无论作品的社会性与哲理深度，乔治桑都无法与巴尔扎克相比。

乔治桑不是社会现实的冷酷记录者和深刻揭露者。在守旧的贵族看来，她是个魔女，而乔治桑却认为自己只是在编织着关于人类的美丽的梦。她说：“我相信艺术的使命就是感情和爱情的使命，我们当代的小说应该取代远古幼稚时代的比喻和寓言。艺术家的使命应该是唤醒人们对她所表现的对象的热爱，要是他把它稍加美化，就我而言，我是不会责怪他的，艺术并不检验已知的现实而是追求理想的真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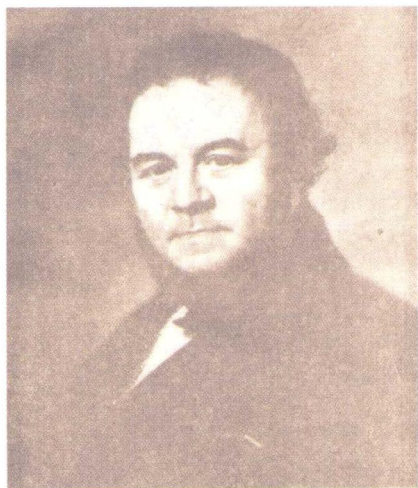
司汤达：征服意识与自卑情结

前面介绍拜伦时，曾提及他的跛足所造成的自卑情结如何反激成为一种变态的自尊和施虐心理，司汤达征服意识的生理原因则在于才华的超群

与相貌的奇丑。他自称是“意大利的 buture（屠夫）”，在恋爱方面所遭受的冷遇、讥讽和挫折，反过来成为他塑造奇俊男子如何征服女人的灵感源泉。现实中受的心灵创伤，在想像中加以报复，从而获得快乐。

然而，仅仅这一角度说明司汤达的征服意识是远远不够的。最重要的是，他生活在拿破仑时代。被卢梭主义燃烧着的青年人，特别憎恨复辟王朝等级森严的晋阶制度。像司汤达这样的律师的儿子，几乎是无路可走；那些平庸、愚懦的贵族后代，油头粉面的纨绔子弟，可以凭借自己的贵族老子而稳做高官、坐享荣华。是拿破仑打破了这个似乎永远不可改变的现实，平民子弟可以依靠自己手里的剑，获得将军的职位。于是，十六岁的亨利·贝尔（司汤达）加入拿破仑的军队，参加了对意大利的远征。他成了拿破仑的狂热崇拜者。后来又两次参加拿破仑的军队，对外作战。1812年攻打俄国遭到惨败，两年后拿破仑被囚于圣赫勒拿岛。司汤达说：“1814年4月，拿破仑和我一块垮台了。”波旁王朝复辟了，司汤达流亡意大利，他在这个南方国家里找到了新的希望，同烧炭党人发生联系。1821年，烧炭党人被镇压，司汤达被迫离开了意大利，回到巴黎，参加了当时文艺界反对古典主义的斗争，发表了《拉辛与莎士比亚》，贬低古典主义大师拉辛，热烈推崇莎士比亚。这部论著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被波旁复辟王朝所控制的巴黎社会使他窒息得难以忍受，他先后十四次起过自杀的念头，留下了十四篇遗嘱。

然而他终于没有自杀，当夏多勃里昂出任反动王朝的外交大臣，用神秘的色彩描绘失去的天堂时，当德·麦斯特出任驻莫斯科大使，用富丽堂皇的词句号召人们统一于“一个教皇、一个国王之下”的时候，当拉马丁唱着对天使的赞美、劝人们忍受苦难的时候，当雨果高擎着革命的旗帜，企图用爱丝米拉达式的美来照耀世界、改造人心的时候，司汤达却毅然宣布爱是不存在的。他拒绝看《阿达拉》，骂德·麦斯特是坏蛋。他的全身心洋



司汤达，他的《红与黑》在中国的命运颇为奇特，在20世纪的五六十年代，不少人认为这部书渲染色情，其实，它是一部政治小说。

洋溢着憎恨，公开表明：“我以为罗马天主教是一切罪恶的源泉”；“贵族和神父是一切文明的大敌”。梅里美在他的匿名小册子《II. B》中讲到司汤达时说：“他从来不相信世上有真正的信徒：一个神甫和一个保王党对他永远是伪君子。”“他是一个极不信教的人，一个病入膏肓的唯物主义者，或者说正确些，上帝本人的仇敌……他否认上帝，恨起他来，就像恨一个主子一样。”他甚至仇恨他的国家法兰西。1840年法兰西政府接受了有辱民族尊严的《伦敦条约》后，他声称，“把自己叫做法兰西人，我现在害臊”。从此他称自己为意大利人。

1834年司汤达在意大利见到一批旧写本，他从中发现了意大利人的那种生气勃勃的带有罪恶色彩的力量，而这种力量在英国、德国、法国却被种种媚俗所阉割，在年轻的美洲则被金钱所吞没。

照司汤达看来，不仅上帝的文明是愚昧，古典主义也只是一种矫情和虚荣心，古典主义文学是“提供给人民一种尽可能使他们的祖先得到最大快感的文字”，应把他们那些歌颂古代英雄的杰作归入“哈欠类”。他把那个时代流行的荣誉观念归结为：

一个人生下来就是子民，所以应该牺牲生命，为主效忠；还有就是讨贵妇人欢心。

而在意大利，情形则不同：

在意大利，一个男人可以靠各种才能成名：舞剑、发现古代写本，都能使他出人头地。

在司汤达看来，法兰西精神就是献媚：“精神献媚就是以一种周到的姿态说出媚话。”“献媚中最少的就是爱。”

向人献媚，这是人身依附阶段的必然产物，是人自身缺少独立性的必然表现。马克思关于人性发展三阶段的理论指出：人对人的依赖待商品经济充分发展后，将过渡到对物的依赖基础上人的独立阶段。这种过渡，不可避免地提出人的个人尊严和独立存在的问题，与此相关，反对媚俗也就成为实现这种过渡的不可缺少的一环。这种历史任务应该说早在拉伯雷时代就已经鲜明地提出来了。但巨人卡冈都亚只是一个漫画式的形象，读者们还无法从这部杰作中体察到这场斗争全部的深度和巨大的内涵。歌德本人性格上的弱点使他无法承担这个任务，浮士德这一形象本身就带有市民的庸俗气质。真正揭示出“反对媚俗”这一斗争的艰难、复杂及其深刻痛苦的，在英国是拜伦，在法国是卢梭和司汤达。作为一个孤单的个人，反对媚俗的结果往往是个人的身败名裂。

反对媚俗，必须从已有的文化中寻找力量，而司汤达却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手写本里找到了。他说：“我们在这期间，看见的是激情，不是向妇女献媚的习惯。”“意大利人想到邻居，只为了恨他或疑心他。”

司汤达认为，要了解民族历史，最重要的是不相信正统的“钦定本”。“……你要想知道意大利历史，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不读那些被人同声赞美的作家的著作”，而应该在那些强盗们的历史中寻找这个民族的生命，“由于中世纪意大利这些小封建主的残暴而又必需的报仇行径，人心反而向